

## 托孤之地（組詩自選五首）

1922 年，賴和譯蕃人歌

治者恐其怨念莫釋，已不許其復歌  
——賴和

「我們祖先尚留得  
好空闊——茸茸細草，清水平陂——」  
聽第一首歌的時候  
我想到淮水醉  
第二首歌，卻是蜀道難了  
漢字綁著我  
送到頭社的快舟前  
送到蕃人的快刀前  
我竟不能鬆綁

永遠都有治者嗎？  
永遠都有怨念，這島這山這湖  
當我選擇站在怨念這一邊  
這些陌生的鬼魂  
竟然剖開了漢字的結界  
跳啊躍啊，漢字  
也可以是山鬼般生猛的  
當它選擇了新的詩行  
迂迴突進，出草自己的舊頭

兩千年前  
在楚國也有人翻譯了豹紋  
在越國有人在水上  
擁抱了今夕何夕兮，拏舟中流  
三千年前  
吉甫作誦，其詩孔碩，其風肆好  
現在風再吹起來，船在激流顛簸迴旋  
斷竹，續竹，飛土，逐肉！  
我們開始唱一切不復唱的歌

注：1922年2月，賴和循南路古道進日月潭。由集集沿濁水溪，經社子社，越土地公鞍嶺，由統匱進入頭社。2月11日，賴和翻譯兩首原住民歌曲為新詩，題為《譯蕃歌二曲》，其中第二首他不明原意，只知道「蕃人每歌此曲，多飲泣流淚」，故所謂翻譯，實質上是賴和自己的創作，我認為此實乃台灣的第一首新詩。

### 1938年，無足之夔

廢池喬木，在北平  
江終於成為姜，Koh 成為夔  
他是不存在的孔子的樂官  
在不存在的宮殿中  
用鐘呂勾勒樑棟  
在不存在的隱居中  
用空弦勾勒林泉  
如此多的身份圍攏，他彈琴  
在不存在的台灣中撫拍台灣

但胡馬依舊窺江，他依舊是那江  
被先聖和他的魚們遺棄  
跌跌撞撞出不了孤城  
夔有一足，而江無足  
1938年不能走  
1949年又怎麼走呢  
你可以把你的半片中國帶到台灣  
只需要給他留下一臺史坦威鋼琴  
留下了鋼琴就留下了不存在的禮樂

其實這古都很容易被遺忘  
一如這些白得耀眼的星  
軍隊早已從他的心撤離  
只留下黑暗  
留下了黑暗就留下了阿里山  
夔其實是一頭南方的野牛  
寂寂巡視北方的空營

他吹起自己的斷角  
向整個亞細亞吹送未來的反芻

註：Bumya Koh，江文也（1910-1983）的英文名字，按日語發音而來。  
「島的記憶朝夕撫摸、日夜反芻」——江文也晚年日文詩作。

### 1964 年，《新英文文法》第二版舉例

P104 準關係代名詞：

He was not such a man as would tell a lie.

他不是會說謊的那種人  
（他是被說謊的人）

They don't have such a book as I want.

他們沒有我要的那種書  
（他只想要回那本《唯物辯證法》）

This is the same watch that I lost yesterday.

這是今天我遺失的那隻錶  
（錶針停止在  
上緊發條勒緊呼吸那一刻）

P125 冠詞的位置：

Half the money was stolen.

有一半的錢被偷去  
（歸屬於檢舉匪諜的好人）

Many a man was killed.

有很多人被殺  
（歸功於臥薪嘗膽的偉人）

I have never seen such a pretty flower.

我從未見過如此美麗的一朵花  
（冠詞的位置  
還在高聳的頭顱上嗎？）

P458 過去分詞補語：

The old man seemed satisfied.

這老人似乎滿足了

(簽字的筆停止在未來哪一刻?)

**Have you ever seen a man hanged?**

你曾經見過一個人被吊死嗎?

(我從未見過如此美麗的一朵花)

**He tried to make himself understood.**

他力求使自己能為別人所了解

(《新英文咒語》

不斷改訂增補它的文法)

**P592 從屬片語連接詞：**

**As soon as we started, it began to blow hard.**

我們一出發就刮起大風來了

(綠島是一枚小小的郵票)

**I shall keep your present as long as I live.**

我將終身保存著你的禮物

(領袖在正面，黏液在背面)

**You may stay here so long as you keep quiet.**

只要你們保持肅靜，就可以永遠留在這裡

(我已經永遠留在這裡

成為靜默與呼喊的連接詞)

(P.S.改錯練習：P275 現在完成式

**Have you ever seen a tiger?**

你曾見過老虎嗎?

**No, I haven't.**

是的，我以前見過。

**Have you ever been in Hong Kong before?**

你曾在香港住過嗎?

**No, I have never been in Hong Kong.**

是的，我曾在香港住過。)

注：《新英文法》(New English Grammar)：高雄第一出版社 1960 年 9 月出版，是柯旗化(1929-2002)編撰而成，1961 年他第二次入獄後，於綠島獄中不斷改訂增補再版，成為台灣最暢銷的英文文法書籍，最新版為第一出版社 2009 年 3 月第 144 次印刷。

## 1974 年，另一個廖偉棠

在我出生前一年  
感謝你，稍稍完成了我未及的夢想  
——成為一個歷史學家  
或者：一名史官。  
因為你的碩士論文題目是  
《宋代國策的流弊》  
這多麼像寫給那年垂死者的諫書  
而不是傳給明年那位未生者的劍術。

我能想像你在那個冷夏也揮汗如雨  
因為雨將要擦亮一切  
無論是宋兵的銹甲還是綠島的背銜  
無論是偉人的簽字還是死囚的指模  
宋亡三百二十年之後  
厓山之後  
客死者魂歸大陸一個半月之後  
你交出這本論文的影印稿。

雨又將埋葬一切：黑暗中  
我期許你做我未曾做過的事  
飆車、炒股、服役、叛逃，或者  
做一個公娼的情夫  
給民間博物館的假古董背書  
也不妨在老師的公司調包  
為了保存一頁鄭經的詩草  
雨又將書寫這一切：筆從來飽蘸王水

在你這僅有的著作上蝕出鳥道  
搬運它回到厓山之北。  
你再遇見它的時候你已經  
我已經四十五歲，僑居厓山之東  
對兩宋的迤邐一無所知  
也一無所知未來的鏡子將繁衍多少幻肢  
從此，我打開又闔上你的錄鬼簿  
你編定又繩削我的劫後書。

注：台灣歷史學者廖偉棠著碩士論文《宋代國策的流弊》，完成日期為「民國六十三年六月」，其業師為程光裕教授。論文影印本不知何故被武漢教育學院圖書館於上世紀以 506 元人民幣購藏，復又在本世紀流落武漢民間舊書店，2020 年大疫初起時，我於舊書網頁上意外見得，遂託大陸詩人茱萸輾轉代購，寄回台灣，置我案上不時翻閱，有隔世相認之慨。

## 2017 年，宸君下山

若你將使我理解  
一座島嶼  
——劉宸君

你帶我走吧，或者我帶你走  
你的冷是我不能觸碰的海拔  
但我可以成為蕨類，不畏寒的那些  
骨頭一樣的星屑  
輕輕裹緊，你漸漸飄散的意識。

我不是山岳，也不是困鎖你的河谷  
我是你的地圖上沒有畫出來的部分  
是不進入你詩篇的另一些傷口  
歷史的或者城市的  
洗不乾淨的黑螺母。

也是母親的一種，但屬於海岸和濕地  
屬於山所不能理解的孤獨。  
我也會慢慢回歸為鐵  
和你們的礦脈會合  
我們再一次成為島嶼如何？

（你早已是島嶼了，媽媽，小媽媽）  
只有成為島嶼我們才能夢見  
那個喊山的女孩  
她喊山，然後山神哭泣  
靜靜地在她四週放下寶藍色的帷幕——

那麼，宸君，我也走下來  
在卵石上的凹窪安放我的腳跟、掌心  
如曾在卵中安放開始自轉的星系：你

注：劉宸君（1999-2017），才華橫溢的寫作者、登山者，2017年遇山難逝於尼泊爾納查特河谷的山洞中，年僅 18 歲。遺作《我所告訴你關於那座山的一切》。